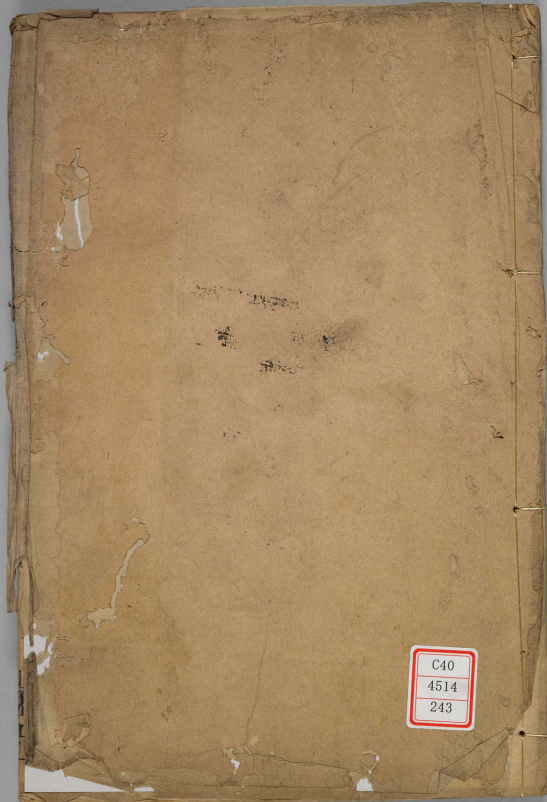


C40-4541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鑑牛機謹誌



B 64853

鐔津文集卷第五

藤州鐔津京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
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
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為政政乃因禮樂而明
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樂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
正之喪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作一本人情莫
不有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禮理之

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隳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禮

故其治獨至於無爲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觀乃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夔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極或作及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

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
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醕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
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旅之禮
所以教和也婚娉之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
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
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
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沉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
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
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
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
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
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
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
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
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
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奪則兵無所起也堯
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
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爲

一本無所

則大公也誠以道則

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爲大則
範法乎天地也誠爲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
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
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爲而無
累也大無爲而化淳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
也聖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
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
正其人稱也物所以遂其時焉民所以得其死生焉
舜命六官四岳十二牧其人當也故其政亦臻也教
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

位也廼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
以天下爲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爲有苟私而爭也
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者得其政也政
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

聖人武
作君子

誠之則五材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

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政簡則無
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過失
而不章也修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
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

品治道而所以勸也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
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乎
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計校欺愚以氣力爭
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
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或政
作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
其事萬端有所決也夫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
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義會甚之

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擅大政者
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權其
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愆也
義也者何域大中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
天下謂之有道也適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
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
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
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手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
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也在執者
與人不義衆得以而去之與衆不義官得以而治之

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扈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矣故逸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書曰刑其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之敝也人資之以爲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枉枉或作奇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政之不足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

桓公以伯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公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槩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異之其道不亦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

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也賞罰中所以爲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衆衆必隨之惡以懷衆衆必效之衆人無常心與利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

苟免也擇之正僞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妻妾已者也柔焉媚之與衆爲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更在私也小私以之則瀆是刑也大私以之則瀆是兵也瀆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是始也瀆刑則政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封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冒

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爲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沉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脉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脉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已而後推諸其人焉人未之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邪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

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
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
聲也諺曰形端影直響順聲和上二句似文倒及其不直也
不順也責形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
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謹
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
者存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
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

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
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
所以爲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
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
則怒焉自古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
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爲相孝弟澤梁交通教其不相
爭利闢譏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教其效私
奉公爲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爲之樂以正其遺風
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
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已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

政之未修而寬之不以刑爲禹南狩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爲其心今朕爲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詞而釋之旣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薦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怱然不相從而爲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鮮

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靑災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

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鄩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柰何又後之俗吏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爲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爲暴非特爲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爲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罔間曰子誠通於

時而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僞蓋失其道也子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眎之猶以爲遠言道之不遠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修縣默爲之政務於寬厚耻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爲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

如晦諸儒輔相力興王道天下遂大治正觀三十年
民家外戶不閉嶺表行旅而不裹糧歲卒斷獄不過
三十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
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舊俗其
民也豈唯雅善乎其教治之如此也豈非在其道
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顧其力行如何耳或
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導衆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其趨
也所謂其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裁裁或作材則無以

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
闡闡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
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
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已而已得詩曰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
盬不能執耒耜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蓋
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
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
百餘年龐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乎

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尋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關譏不征罪人不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卹私也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

投力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藺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荀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蔑私也晁錯請削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實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葵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淪其私

也嗚呼公乎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
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爲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
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
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
法也政惑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
則宦學無所信也故善爲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
違也善爲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爲法者
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

也正信故久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久與而必失
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
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
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
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
之無信也其所以爲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堦
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堦書惑則達路者所以迷南
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
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爲
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

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爲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誥誓也恐世失誥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二

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爲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

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阨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旣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故爲人統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爲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仁振五季僞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竒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來至乎正也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疑之而罔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也是果有然是果無耶吾子至學不謬聖人必能引決爲我明之也

曰是何云乎皇道豈無有耶特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爲不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默合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仁或作人孰曰皇無道真乎曰如此也孔子盍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之云爲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堯舜必不能徒爲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其能以時

爲而爲之也昔者孔子處周之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僞因不稱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刑政者也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爲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贏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趨於行也

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與乎今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爲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真而言之也教之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本則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

微者也烏足以知道淵邪或者曉然而作

鐔津文集卷第五

校訛

一紙十八行

愈舉當作愈靡

五紙十二行

傑當作禁

十六行

其刑

當作

十二紙六行

監當作監

十三紙九行

角當作角

十四紙

五行

俟北作愈從舊本改正

十八紙七行

現當作現

十四紙

音釋

醉

音醅

醅

音醅

惹

音惹

埃

音埃

虐

音虐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費刻

鐔津文集卷第五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六

論原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

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
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
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
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
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
雲霓也紂爲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
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衰而兵
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
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

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
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爲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
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
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
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
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聖王無以尚可以仁義
爲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
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

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
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
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
也所以讓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
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
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
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
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
讓者也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
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

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
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
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
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
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
而其身窮困始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
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
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

或作擅字依荀子文也此乃專擅意也在理當

禪契與

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

有誰與讓矣楊子曰允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爲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他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爲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爲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修信也

而霸孰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爲權而私者爲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方會諸侯自北杏迄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召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或無者字惡其詐且不誠也

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
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
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
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
今俗曰霸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
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我其含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
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
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
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
秋之譏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
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功而競
利也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淳
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
厚而終薄少讓而多諍

異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其事者
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爲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
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爲之

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爲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

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

或用或作則或無固字

九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言也而
文言烏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
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
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貴人道故
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
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
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
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刑而達德也德也
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忘之也忘或可字是故
文武皆得則其政和而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

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
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
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
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
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
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末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爲文
如不正何必質爲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
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
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
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

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
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
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
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
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
其厚薄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
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
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

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
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
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
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
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
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佃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
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
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
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
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

標述
金溪文集卷之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謬而亂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閭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

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僞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

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爲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爲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辯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久矣哉信其所

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僞僞感之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睽也吁豈天爲之人實召之乎文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

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而火焉雲
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脫地各二字草舞銅山始
崩而景陽鐘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
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
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
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及乎爾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之
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爲兩端焉利福者嘗多有也道
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

之福聖賢之所得也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
所得而聖賢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欲之故天
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
者不爲樂也有欲之者非爲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
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
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
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
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
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
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爲聖賢邪視高

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跋意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修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爲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慊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耻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爲可見而其所以爲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

出者輕天下而遯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亦可以媿其益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爲也未若聖人之爲不苟也可爲則爲之也不可爲則不爲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西山

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儕俗驕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邈盧鴻一處不汙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

脫名

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

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入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

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遇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爲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者惡小人之加乎君子也遇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溫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

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筆誤宜作助兼及鄙負其所使也網則隳其紀綱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賄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

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求嘗爲季氏宰爲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已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

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
讒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
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
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
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疎之也
其盜跖饕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
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
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
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微誅讒在持刑
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微則不能

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
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
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
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悛其心而
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
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
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
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

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克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癰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干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髻髻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懷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

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器器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爲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尹爲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爲之不亦爲伊尹媿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尚備老氏者流其道尚簡陰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家者流其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橫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黃老爲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楊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楊子爲劇秦美新長卿爲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恠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爲而爲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諸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

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俊全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爲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

盡也善爲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鍾津文集卷第六

校訛

三紙十七行

本當作法

四紙十二行

善罰當作善霸

十九行

傳會

當作傳會

六紙十九行

忘當作懸

十六紙十七行

千當作干

音釋

矧

音晒

讒

音慙慙

悛

音詮

髻

音迢

鬟

音采

懽

音雙

隸

音衛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第六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溧水芮一驥刻
萬曆丙午孟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天下無
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
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
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
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
人所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

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唯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修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曷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

或無草木二字

是地道

之分也人數極雖天地或無地字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日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翕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紛綸趨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衆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苟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

人而瀆神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往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

刑述
邪可憂而不憂者邪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歛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曩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恩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忽亡蓋張其勢不以

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駕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爲刑正而爲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爲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爲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孟子集注卷七
四
三十八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爲仁乎善而無效孰爲信乎愛而不正孰爲義乎育而無實孰爲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爲休也齊桓公初以讐視管仲逮取以

爲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疎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傳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

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大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辨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楊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疎矣誠

疎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
佐非爲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
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克之言立異也
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爲原鬼
讀墨何爲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別其繁則至矣
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
所疑也疑有作發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
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
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或無詞上文字郭泰黃憲之
爲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爲

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袁奉高之遁世也不
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
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
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
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有所
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足以有別也孟
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議

爲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爲
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君子

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姑以箕箒而詬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相給仁義詘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

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膚腠也國家者人體也膚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正其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爲子

文王之爲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

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爲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心也范甯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楊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

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政字爲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爲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爲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作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矇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

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爲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克已而爲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爲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已而爲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爲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

也不厭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薦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鬻販之人而暮極富貴

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爲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酒慷慨皆欲死生以之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忤仇讐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
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
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
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
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
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
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
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
教爲其本也教者道爲其主也道者師爲其端也正
其端所以爲道也正其主所以爲教也正其本所以
爲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
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爲
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
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
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
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
不克其身不患勢位

或作利字

之不在已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爲
耶應曰無爲也吾治其其或作吾心耳曰治心何爲乎曰
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爲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
卽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
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心乘氣故心
動而氣以之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
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
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
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
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
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
生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恠而相訾也必
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爲之內書者客拜而去

雜著 十六篇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
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
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
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
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

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
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
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爲君臣者有禮爲國
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
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
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
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
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
仲舒司馬遷楊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
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

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
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
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
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
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修仁義而奉上正政
教而涖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
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
我祖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
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修理
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兇慝之邊鄙今朝廷當行
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
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
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
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
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
翕然皆慕而爲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
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

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爲
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
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
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
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
列國羸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
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
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六經載之以遺後世故
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
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

本仁義禮信靄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愕然不辯

本或從辯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稼穡槁矣農夫忙忙無所柰何百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殍相望爲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掇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爲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語子竊與之吾嘗聞諸長

者當荒旱時謂之凶年爲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漑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冤枉斯則亦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營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雨時至水旱不爲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

復爲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僭恒暘若
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
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
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
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
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
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
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
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
無僭妄以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修國事修則其氣

和洽氣和洽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
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
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
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則國事
不修國事不修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
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
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
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鷄鳴犬吠徹于四海其
爲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
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

用禱邪問者躋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

或從辯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之和者也又曰
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
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曰清與
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
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爲
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

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
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
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
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
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
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恥立惡人之朝恥與惡
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爲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
受也以其終爲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爲爾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

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
修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
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
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
也者是不與人爲善也侮人者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
人無禮孰爲恭乎不與人爲善孰爲容乎以君子之
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
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
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
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
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眦睚恣作頑懦
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
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
夷柳下惠爲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
其不以義而爲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
詞也又曰清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之一德也欲
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
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
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

爲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爲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隋大業間劉文靜坐與李密連姻繫獄太宗入視乃謂曰諫班師於霍邑號哭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高祖初起義師西圖中以據義師會父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須入咸陽高祖不納號泣聲聞帳中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事泄太宗將討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事泄誅於臨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

登極初可汗寇涇州總兵百萬至渭水便橋太宗獨上以輕驪軍容可汗見懼而請和故刑白馬盟於便橋而去拒德彝之諂何沮天下之佞人也正觀初奏秦封德彝對曰陛下以聖武戡亂玄極奏樂象德定文容以爲比上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突厥胥亂以其無罪於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

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罰之有禮也正觀初突厥諸部叛討之而兵

叛羣臣請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和不乘其亂而滅之邪從部落盡叛六畜皆死朕終不討待其有罪而後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太宗謂羣臣曰赦有罪

擒取再赦好人暗啞故朕不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太宗

頻奏新樂得四海安泰也初奏新樂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樽節治之隆替皆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爲王樹後庭齊之亡爲伶侶行路聞之莫不悲泣上曰不然夫音樂之感人

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將亡之國其民心苦苦
心所感聞樂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
伴侶其音具在今公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經也
奏之公則不悲耳初藉田方田給侍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
侯於東郊晉武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
緣人情亦何有定虞書云平秩東作朕今見火陽罷
之地田於東郊盡其儀也亦何不合於古禮者哉
營閭之議何惜民力也以羣臣以宮中卑濕請營一閭
過勞民力幾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不閉戶行
不賁糧何天下之廉讓也正觀四年冬斷刑四十九人幾致刑厝嶺外之戶不
閑行旅不賁糧也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之無欺負也
正觀七年冬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人令納魏徵之
明年秋來就刑至是畢集而詔以原之言何與人爲善也見於本傳甚衆自古稱禹湯文

武所以爲禹湯文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
下也如後世以仁義而爲王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
唐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歸皆
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者謂太宗大
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寡文德而魏武不及
霸道惡可與太宗擬論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
輩不能贊成之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太宗文中
用我者吾則抱則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
周禮以從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太宗
之作真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歎也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爻或作義臣道也陽爻者君道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

亂則彞倫萬事斁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誠之道易其備矣方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列精而且至大略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數最爲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然而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而又爻之爻或作義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

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虛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已見各爲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

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爲之上下篇而以裨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楊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鐔津文集卷第七

校訛

七紙一行

奉北誤作大依舊本改正

二十紙二行

陣當作陳六行

作七行

乃當

及二十一紙十行

但當

二十二紙四行

列當

作

附

鐔津文集卷七

二十三

五八

音釋

喻

音 授

音 詘

音 屈

音 漸

音 泣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第七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江寧劉仁啓刻
萬曆丙午孟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八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雜著

六篇

逍遙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均乎行
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爲生奚一謂功不殊謂生不
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
適於虎狼蛟龍也虎狼蛟龍懼候矯軋乎性又奚全
於天淳乎故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
道亦自得昔夫黃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禹

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曾參也子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紂也幽厲也惡來也盜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爲生曷嘗齊邪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別若所謂者繫何以明之黃帝之爲生也修德振兵治五氣毓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登乎雲天高辛之爲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旣執厥中而徧天下帝堯之爲生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爲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不失子道二

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之爲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疊疊穆穆爲綱爲紀以治鴻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爲生也薦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斷虞芮之訟稟天命乃君萬國棄之爲生也相地之宜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爲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爲生也孝道昭由之爲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爲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爲生也懷至和桀之爲生也務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爲生也拒乎諫飾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

於身厄火死爲極太醜幽厲之爲生也接慝桀紂惡來之爲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爲生也毗睚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與劒同鑲以謂自然乎劒自得乎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兇縱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喜怒不得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

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羣動至無也而含乎萬有春容在聲而聰者不可以盡其音晞曄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未喪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有有于無無無于有有無偕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爲巨焉曷嘗不爲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樊籠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

撰述
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輿人不爲聖乎情全也聖不爲輿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闖茸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輿人可爲聖情全也聖可爲輿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遙曰不待黃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

安可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子越夷谿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修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召公輔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刀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名夔之典樂也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祖公之賦芋也朝三暮四而衆狙怒顰巴鼓瑟而遊魚出聽百牙絃琴而六馬

仰秣太甲齊桓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戰營營不間一旦爲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而人隨况大通乎况大全乎漠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爲聖乎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覲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名之不美

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違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夫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爲聖人爲賢人爲仁人爲義人爲小人爲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義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

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聃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爲空惑者皆爲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爲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爲聖又奚缺如謂之非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岌不爲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道逍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雜老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運物康定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人

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三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時浮沉循祿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楊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不凝滯拘絕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

輩類彼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非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猴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爲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爲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悞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健以割雞解牛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殫千金資學於師三年

學成

或作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骯髒于世無所信適到羊

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

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爲文以發其事龍

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

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絕其精恠祛人

江海之暴泝其形生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

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

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啗龍肉而

資所贍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

用於其國今也

許漫之時

或亡幾乎息矣評漫身世則與

彼人異而爲屠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

已任邪蓋性與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

俗之用不用哉夫龍之爲物也其亦神矣爲屠之術

人之難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止

止或作沮

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呼屠龍

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

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尚未聞

異評漫之心而正其所託况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

乎屠龍之道不爲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今復今往

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脅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春然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恠之顧此非有鐘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祭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卽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爲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

十餘氣貌冷然不復道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

妙法華經

遇物慈善故其

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嫗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嫗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吟其後房果爲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爲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

盛乎聲名文物以遭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

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

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寂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與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爲文詞故爲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爲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爲佛者也彼寄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爲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

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爲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爲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爲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爲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睎聖人之志而與人爲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爲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爲吾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爲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爲抱關擊柝魚鹽版築之事以苟容

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
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
之修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爲善善者
爲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
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
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爲尚能終身戴其
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邪得入之道而
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爲也寂子其爲乎
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爲說也二
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論之曰客無諍也

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
者聖人之大有爲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爲者也有
爲者以治世無爲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
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
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
旣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
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
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徹乎神明神
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今牽
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

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爲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苟辯其未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達道與已合者與之視其嚶嚶相警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盍揭子之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誠

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爲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爲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朋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

惡世俗之爲禮者但貌恭而身僂俛考其誠則萬一
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
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
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
臥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
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爲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
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遽蔭
僂俛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爲權與利不在
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瞪施施然驕氣凌人書
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爲如是且不
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汙而笑不潔子往矣
無更規我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昧死上
書 皇帝陛下其聞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
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
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
憂虧損 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某其人也
某嘗以古今文興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

其爲善者甚惑然此以關 陛下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嘗竊著書以諭世雖然亦冀傳奏 陛下之丹墀而微誠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巖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抱其書趨之轂下誠欲幸 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爲法不爲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

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欲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謂隨其對治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夫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已出者好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爲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 陛下乃

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益奮則佛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論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

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盖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窺陛下讚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諭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總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爲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聖人唯以適理爲當豈不然乎而學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爲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蓋徒欲苟三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與而其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人民從之深感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聞見者皆可以條對而籌數也凡所謂教者

皆古聖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爲之以救世治者也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陷惡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爲善不同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爲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外形骸不躬衣食以爲詭異與俗相遠而切深譏之徒惡黑鰲爲患而不見脉患之深也黑鰲不過變其皮膚矣脉患至深則絕人性命也今聖人導之剴情愛委身世表欲其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

今人不稍謝其能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
譏是亦其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
見在理者則難覩盖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微也
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爲理幽奧而
學者寡能見之其雖不足與知今試推其大槩者歟
端以進之 陛下冀 陛下垂之以諭天下學者則
其死生之大幸也其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
心果正則其爲道也至爲德也盛盖其所說情性辨
而真妄審也若今 陛下以太和養誠以仁恩禮義
懷天下雖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正心則其爲道德

益克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
唐明皇初引釋老之徒以無爲見性遂自清淨從事
於熏修故開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蔚有貞觀之
風而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非
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修潔過於
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壽特出於長壽
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不溢情梁不過卑知人
任人其爲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
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 陛下之睿聖者乃 陛下
自知而自得也豈藉芻蕘之言耳然此必陳之云云

者蓋欲幸 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爲其大端此又最益 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家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爲善日益而冀其姦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墅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蓋又習聞佛說爲善致福爲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

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已齋戒縱生而止殺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海之內幾徧乎閭里營戎也然其間悛心改行爲仁爲慈爲孝爲廉爲恭爲順爲真爲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戶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入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 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爲教導世俗者謂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

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後陷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知古云大不測人也死生

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蓋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爲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異也范曄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襄休亦曰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爲聖人也故其爲法爲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濤涵湧其舟欲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清水平民得無害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天地暘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數不之效然其

遺風餘法與天下爲福爲祥而如此此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 陛下禋天地祀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爲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爲異端惡其雜儒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楊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關乎天地人神豈以楊墨爲

比蓋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其事異而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事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導人而爲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而相資也孰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端舍而蘊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遠見聖人之奧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 陛下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

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疊妙之謂則羣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

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一清淨及其淙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迹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謙未踰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

果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泊山河大地虛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豈不然乎而孔子未發之者蓋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

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羣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爲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二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爲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有殤子者纔生則死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豈必謂當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

其意而未發者豈不以人情便近而昧遠未卽以他
生語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
惡適以其往世修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與不修
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
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要終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爲
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
謂生死者皆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略言蓋
其發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造
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爲人爲鬼神爲異
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詩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茲致多生先
哲王在天是不唯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
人之精明不滅不可不治之也此與佛教人人爲德
爲善資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耳及
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法師相約報
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
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効於佛豈聖人自以
冥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尔何其道理之相貫
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
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

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宜書之諸子得以誌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天乘者同也豈儒之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傳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已久矣見重於人君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先皇帝至聖寂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陛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爲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雖大公之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陛下聖人誠大明也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聖人之道斷天下之疑豈不屬陛下今日耳某幸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妄

願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爲萬世定鑒而後制絕其相訾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陛下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爲福之効天下之人以爲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人爲善也如此則天下爲善爲福誠繫於其法法行與否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爲急苟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爲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旣尔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寂爲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

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使其預僧勝緣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爲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聰且明誦一經矻矻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一經其次暗鈍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此幸得納戒而爲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況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

定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尔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爲嫌乃謂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蓋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汨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爲非則鮮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

而觸 陛下刑禁者蓋其習學不正罔有所守而致然耶某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 陛下復其舊制遵行 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 陛下精其師率者宜勸之正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軌道而鮮過也所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衆者主其講之衆者所謂置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

也果不以其僥倖爲誠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憑由而阻之使人無迫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深察之若某委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者把袂而相留曰尔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謂其人曰吾佛法實聖賢之道源

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與譏佛而沮法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吾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術鬻僥倖欲有求也然平生爲法不爲己不亦重乎其一介守死豈足自爲輕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廟與爾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云何哉某又謂之曰爾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聖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某區區螻蟻之志其實如此儻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尔契嵩之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謂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

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爲僧祝髮隳形儀範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濫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臣之謂其名豈爲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昔王霸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人臣之稱也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干冒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八

校訛

三紙十行

大字藏本失落

四紙二行

于舊本一作于

九行

附石出自書經

藏作撫石

十五紙七行

准當作準

十四行

苟當作周

音釋

關

音

楊

音

茸

音

藜

音

時

音

執

音

彘

音

虞

音

選

音

盤

音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鍾津文集卷第八

鄱縣釋慶霞對金陵傳文貞書真州劉文元刻
萬曆丙午孟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鍾津文集卷第九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再書上

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永安蘭若沙門賜紫臣僧某
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
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
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
其道者舍 陛下而不卽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
烏能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國王

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 陛下之明聖矣
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爲者豈宜不賴
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
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 陛
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
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
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
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
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
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誤傳耳

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東教
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所
詮槩見乎教內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
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
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知其學
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
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
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
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衆家
傳記以其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

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 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贊大化 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

遇 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上進欲幸 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偕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得以資之而務道爲善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 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 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藏卽臣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

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于黷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書啓上韓相公書 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親

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

或無達道二字

見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爲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躑躅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

適得之於閣下也其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爲善也願幸閣下無忽其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盖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毗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

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于今日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盖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邪及其聞佛所謂爲善有福爲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閭里胥化而慕善者幾徧四海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內益乎聖賢之爲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奈何不求

古之聖賢興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
第見其徒混漶不軌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
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
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閣下
俯爲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
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
道旣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
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
以推原本教曰其聖人爲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
之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疎遠不克上達又欲進

諸閣下亦又不能通之旣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
意亦欲傳聞於閣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沉不
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
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閣
下論道經邦之暇畧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閣下
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爲忝也如閣
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法漠然無復有
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極論一篇寫者一策隨
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爲粗明乎治世聖賢
之道也謹因關主簿投諸下執事塵浼台明不勝悚

懼之至不宣沙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閣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爲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逾月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關君之書浮乎沉邪果塵閣下之聽覽乎憊然久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閣下不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閣下

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盖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倣他輩自爲身名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閣下儻不以爲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閣下性命真奧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閣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大丞相尊嚴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閣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時及幸見之閣下溫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閣下面獎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爲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後竊聞閣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真公與人爲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切當自患其爲道不專也何慮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某學佛之餘粗事

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賢所稱獎耶此可謂大幸大忝也然其預閣下之賜不爲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爲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卽去者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閣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于閣下之左右也幸閣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賁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妄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

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藏中者百世之爲佛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爲定斷又欲自效身爲佛子其微爲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屬耆舊輩皆以其識心爲法莫不祝之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旣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所聞其中頗有疑之或其書尚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閣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則弊其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

益欲幸閣下大惠重念其爲法不爲身爲道不爲名爲其敎道萬世之必正不爲其已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耳神明在上實聞斯語抑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爲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敎之大本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閣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苟得預閣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陰爲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于天子與閣下乎某忝

閣下之惠愛稱獎若前之所云如此願幸閣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橫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閣下之德惠願顯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宜某惶恐謹白

又上韓相公書

此繫東歸後復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昔者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秘藏爲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諸賢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

其辱閣下見知之深也受賜於閣下之厚也光貴山林之多也平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閣下之德而未果然適以其書而通于下執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絕于古今者蓋閣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况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行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賈誼董仲舒之爲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一二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祕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今閣下至公與天

下之人而爲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
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說不妄萬
一果有所資贊則某也少報閣下之嘉德而得以展
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而其憫
者非者相半儻或閣下賜之一字褒而揚之此又慰
安其平生守蘊光賁其幽獨之大惠也仰黷盛命干
冒台明罪無所逃不宜某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聞
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筭獻其國君者

夫食芹與九九之筭鄙事烏足使王侯資焉然其心
善務其君也適某不遠千里而來進其說於吾相君
誠與乎食芹九九之筭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閣下詳
之而不忽也某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其
煩亂持本而寧中今故欲以此待閣下論道經邦之
遑潔靜以願養其聰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
心者非世之所謂正也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
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
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

原始而要終示其神爽往來根萬物之所因而決施報之所果然是又深且遠矣閣下大賢卓識謂此果可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說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德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謏謏自執矣然是佛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邇之遠之者也焉可槩論請爲閣下詳之夫中庸者乃聖人與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聖人與性命之指深也吾道者其聖人與性命盡其圓極也造端聖人欲人知性命也指深聖人欲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其性命會于天地萬物古今變化無不妙於性命也

然其使人覩道真盡化本覺其外物之爲妄休息其精神之勞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爲道乎旣博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學道者不審也昔楊司徒縮在唐號爲賢相嘗以此著王開先生傳以推廣於天下盖知其道之統要而然也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於楊公遠矣苟不以佛爲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爲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家之教化此又宜閣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

擇譏而毀之者紛然其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
燈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溪澗江河不疏導其
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
遂亡矣故竊管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
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
之閣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國亦意
其欲傳聞於閣下聽覽又逾年而浮沉不決其所憂
之心若在水火急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
避其忝冒之誅輒以其書塵浼大丞相尊嚴萬一幸
閣下憫其勤勞爲教與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苟榮

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著輔教編一部三冊印者
又以皇極論一首寫本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
暇所屬雖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
託關主簿投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悚越
之至不宜其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閣下某
以幽鄙無狀幸閣下憫念其來久矣昔者嘗以弊文
因故侍郎郎公輒塵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
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賜感之懷之迄今八載矣自

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閣下恤念之盛德以廣閣下興善之勝緣克然故嘗存之于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爲三帙曰輔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閣下執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資國家教化特欲論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閣下又其宜矣伏

惟閣下以高才大學冠首賢科以重德能名爲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奧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閣下仁明儻念其憂道不憂身爲法不爲名寬其僭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爲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

傳或寄字

輔教編一部三冊謹因崔太博輒通呈

於左右于黷台慈不任皇恐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閣下某世外
幽人也乃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
哉然憂其道之將毀必護其本教亦烏得泥其所守
而不知其變邪夫朝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
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此亦經所
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閣下仁明憫其憂
在道法不爲身名寬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
斯人之幸亦其教道之光輝也不直其教道之光輝
抑亦天下生靈之大幸也某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
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不究遠體不考其

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目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同
乃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于諸夏垂千載矣舉天下
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
明益教化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久矣切恐論
者不已後生不悟益數而爲之不惟弊聖人之道
亦乃沮天下爲善之心損國家教化之助也故孜孜
勉其愚瞋輒著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爲教者欲諭勸
于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
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
聖人之深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

其所著之書曰輔教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風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以高才博學登踐大科以善德能名榮處右密藹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夫佛氏者以其法而倚賴之也儻爲不腆之文末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某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十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嚴不任惶恐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曾參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參政給事閣下某聞佛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於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盡心竭誠汲汲於巖壑間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與閣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以其書因人而求於閣下者盖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閣下以大公爲心取衆善爲治不忽其幽陋之人不廢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聖之道而增其光明耳某嘗謂佛教之爲善世也固

其廣大悉備矣其所謂施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善人而亦爲善古今吾教之所勸不及刑法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聞其所謂爲善有福爲惡有罪罕不減惡遷善矣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損爲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蓋此之謂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

深理不達遠體不見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爲其憂恐論者不已後生末學習而爲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輒欲幸閣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增損其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說而求閣下之門亦其宜矣閣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寬仁大明

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憂身爲法不爲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爲教君子資之以廣其善小人資之以悛其不善不惟其之幸抑亦天下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部三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趙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百司內翰閣下某嘗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

賴之者也後世之徒如憂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爲者不可舍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遠千里以其書而求於閣下之門者固亦以爲其法而若此也伏惟閣下爲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爲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爲書而譏之其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爲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

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然自念其深匿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終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閣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識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爲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爲勝緣當世世奉閣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閣下不忽少垂尊意則其萬萬幸甚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冊并書因崔太博納諸下執事者于黷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宜其謹白

上呂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內翰呂公閣下某嘗以卑論幸閣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說以始終閣下聽覽德義之貺念其棄匿山林不能果耳比聞詔還益用大手之筆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勵已以求達其志也幸閣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聞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人之教者至焉雖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日月年數雖其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之時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是皆可從而不可拒也旣告之人又患其

不廣乃以之爲書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餘萬
言而名微身晦不能傳之欲資之聖賢而相與振之
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於山谷弟子輩恐其書與其
師偕沒固請以刻木刻已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
名之誦而不從其請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
護其教法獲譏殞身爲遠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譏耶
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縉紳先生之徒雖未始識者
立使布之其人况忝閣下一言之譽而閣下高識遠
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爲意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
書一部三冊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僧致之下執事

者儻辱閣下諭之於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當奉大
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聞斯語塵浼高明豈勝皇恐
之至不宜其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于叅政侍郎閣下某聞昔
者李膺以名儒爲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旣高天下
之士不可得而輒交乃目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
指閣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閣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
膺矣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
非必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閣下之門者非有此

德焉敢俯仰乎閣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閣下之閭闔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閣下不卽斥去引之與語溫然乃以其讀書爲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人爲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亂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閣下之門辱閣下雅問顧平生慚愧何以副閣下之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林之說投下執事者願資閣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之域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

說復并以其性命之書進其山林之說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編印者一部三冊謹隨贄獻塵黷高明罪無所逃皇懼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

此書繫次富相後再致之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雖不敏平生輒以護法勸善爲已任每求縉紳先生之知圓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黃臣太博而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閣下高識遠覽知佛博大盛備爲古之聖人也欲幸閣下推

而勸之尚不知其書果嘗達閣下之聽覽乎而其今者西來固欲以其禪書祖圖願進之天子至京師日實先欲奉閣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而濡滯不能上進數日前幸得請於閣者值客仍門徒留刺依然而還然閣下相天下事固殷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此幸閣下垂察然其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其祖其宗曖昧不甚明適抱其書曰傳法正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欲賴聖明垂于大藏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子使其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上于是矣匪敦他輩自爲身名之計僥

謝李太尉啓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所賜紫衣牒一道書一緘到杭州日知府唐公見召出山面付前件勅牒并書是盖太尉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某其日自以其道德虛薄不宜當天子大貺再讓又再讓雖詞意懇切而唐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大衆發命披之章服雖奉此大賁而幽

陋無謂忝國家美命辱閣下褒薦而實感且懼矣伏
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爲帝家至戚
猶屈採野老幽人之微善推而贊之預人主之渥澤
是不惟樂道人之善抑又忠於國家天下幸甚幸甚
如閣下來書曰讀其輔教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
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閣下念其所存之心耳
若其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然其所操志非欲苟
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爲閣下言之某始以本教
積衰其徒罕能礪精君子不信小人不敬某故憂吾
聖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爲善之本所以決志扶

持之耳其書初成誠望上達賴朝廷羣賢君子之盛
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水火欲
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銜也今於道未有所
補勸善無效而輒忝大惠亦宜何爲心耶孟子曰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時幸閣下留意焉苟
吾道益勸君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緣以報聖君
之賜閣下之知其亦至矣其禪者非敢專以文字自
喜蓋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閣下察之謹因陸員
外行專上啓布謝不任感恩皇恐之至伏惟台慈俯
賜鑒念不宣某謹上啓

鐔津文集卷第九

校訛

五紙十一行興善當六紙八行者當八紙十四行

識當作誠十一紙二行務當十二紙三行亦當十三紙

十三行興善當十六紙十二行吾當二十紙二行

同之下失二十一紙二十行上當二十三紙九行

台北誤

音釋

闕音謗音逌音闕音闕音登音贊音鉉音

嘉興勞嚴寺經房拾貲刻鐔津文集卷第九平湖釋在照對